

李國民 LEE Kuo-Min, 1969-

攝影於我，如鏡像印照，借力太極。——李國民

李國民自1992年開始攝影師生涯，1996年任雅砌雜誌（ARCH magazine）攝影主編，2002年於慕尼黑年輕華人藝術家展中展出，2006年於寶藏巖駐村。2007年參展「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展」，2010年參與「出社會」聯展。2014年出版個人攝影集《與》。

李國民參展2016年本館典藏實驗展「對照記」，以袁廣鳴2002年所作的〈城市失格—西門町白日〉及〈城市失格—西門町夜晚〉作為對策展主題的回應，展出5張一組的〈一癡三十年〉（1985-2015）。此系列影像初看彷彿如彩色大色塊抽象畫，令觀者聯想起美國二次世戰後的抽象表現主義畫家如馬克·羅斯柯（Mark Rothko）的漸層畫作。進一步細看畫面，輸出紙上呈現如印刷細部放大的顆粒狀，卻是攝影數位輸出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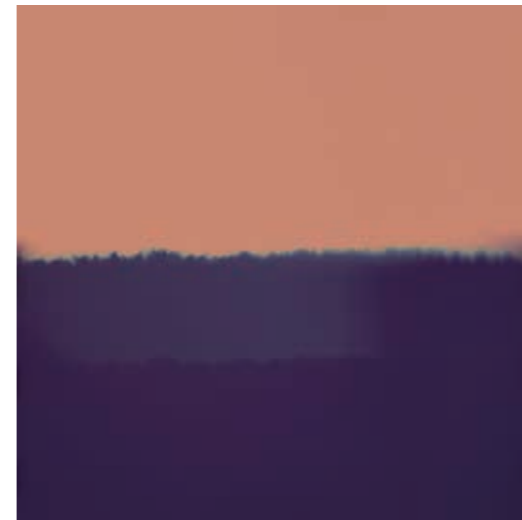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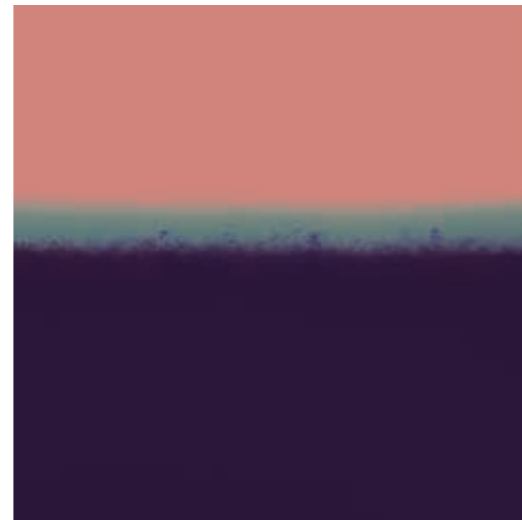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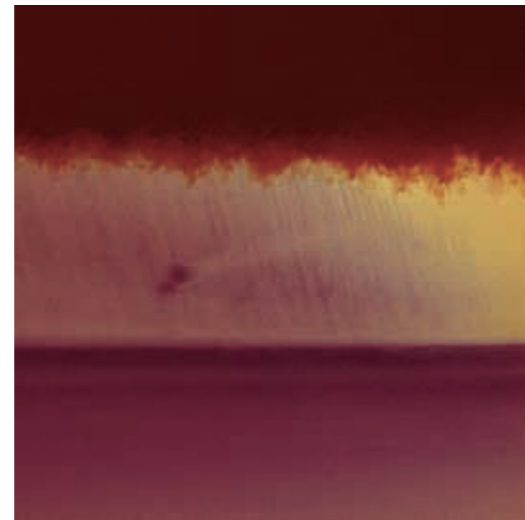
關於攝影，李國民的歷程、路徑與其他攝影師不同。他在當完兵之後曾擔任「沖印師」約3年，期間也曾協助臺灣藝術家拍攝與沖印。〈一癡三十年〉的創作構思遠在李國民於大約2001年間與袁廣鳴合作「城市失格—西門町」，協助拍攝時即已開始播下種子。他協助袁以底片拍攝，而這也是李最後受委託的底片作品。兩人密集工作一個多月，之後也曾攜手去英國利物浦做另一檔展覽，他曾說明這段時間：「從中吸取了不少當代藝術的概念及養分。」也感慨此段攝影與數位影像分水嶺的時期，使他的沖印專業幾無用武之地，他說影像製作：「一切由暗房轉變至明室，這大時代革命的宿命。」同時期他也協助過幾位臺灣藝術家拍攝與擔任技術協力，工作時通常帶著一部135相機隨時拍攝，隨手記錄。隨著攝影從底片過渡到數位技術，李國民近年也已轉向數位影像創作。

或許因為曾經深入攝影的技術層面，李國民對底片時代膠捲的廢「片頭」有興趣，他保留了底片的片頭，是個人的創作習慣。成為攝影師的歷程對李國民而言並不平順，多年前（2002年左右）某一夜，他因為對攝影本質的質疑而燒光自己拍的底片。¹參展典藏實驗展「對照記」時，他選擇了當時未燒毀碩果僅存的廢片頭回應袁廣鳴的「城市失格—西門町」系列，將片頭重拍再以相紙沖洗輸出，裁剪出所要呈現的部分，每個片頭的來龍去脈不一。

從廢片頭拍攝成底片，再沖洗成為個人創作的意義在於這些影像承載了過去20年間個人藝術家與集體——政經社會環境與攝影從底片發展至數位技術——的歷史與環境變遷，作品既是個人的創作呈現，也提出／承載看不見的另類歷史書寫的可能，期間也有個人攝影師李國民自己從膠捲攝影年代步入數位影像、攝影師技術與創作兩重身份的糾葛關係。攝影評論家張世倫在此作展出後迅速提出一篇相關評論：「這些照片是傳統底片的留存痕跡，如今在時間流逝所累積的發霉風化與潮濕腐蝕下所自然、隨機形成的圖塊樣式。」也指出兩件作品所涵蓋的時間向度恰巧是攝影術從傳統類比的底片載體過渡到以螢幕視頻為主的數位環境。

如果說袁廣鳴透過空間的揀擇，在吵雜紛擾的人世間以此姿態與方式描繪出個人的烏托邦想像；李國民其實也以此（數位攝影技術）「描繪」與回應袁的烏托邦想像。袁廣鳴的空間託付於表面上具象（實為拼貼的抽象）的實虛，李的空間則是數位技術打造的混沌虛實（實際上為局部具象片頭）。兩件作品間隔的時間約15年，在臺灣，這段時間正好經歷了類比底片攝影過渡到數位影像的歷程。（張芳薇）

1 藝術家訪談。



一痴三十年 A Fool for Thirty Years
1985-2015
噴墨輸出 Inkjet Print
110 x 110 cm (x5)
蒐購 Purchase 2017.0002.001